

疫情中的小孩生日會

入冬以來，德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惡化，瞬間從「優等生」淪為日增五萬人感染的「差生」。如此的疫情疊加柏林陰沉沉的冬日，人們很容易陷入抑鬱的困境。然而，這對於小孩來說，他們更加無法理解這一切帶來的無奈。比如說，辦一場生日會，變得如此艱難。

其實兩個月前女兒好友的媽媽已經開始跟我「大吐苦水」，說她正發愁找場地舉辦十一月女兒十歲的生日會。去年已經因為疫情取消了一次生日會，今年是滿十歲，怎麼也不想再讓女兒失望了。

柏林的十一月雨水不少，再加上氣溫也下降得厲害，一群小孩在室外冷颼颼的，所以安排室外生日看起來並不是個很好的決定。如果沒有疫情，柏林有很多適合辦生日會的場所。比如說做蛋糕的、做陶藝的，或者電影院、攀岩館，還有蹦跳遊樂場等等。然而因為疫情，絕大多數場地都取消了聚集性的活動服務。然而剩下的可以舉辦生日會的場地自然變得無比地緊俏，往往提前兩個月都訂滿了。

這位媽媽為這個事情簡直焦頭爛額，打了無數電話，總算在她女兒生日前兩周，訂到了一個陶藝上色的工作室舉辦生日會。非常時期，生日會的條件也相對比較「苛刻」，不能自己帶食物飲料，整兩個小時時間必須準時，不能遲到不能延遲，所有的大人必須有疫苗證，小孩必須出示二十四小時內的新冠測試陰性證明。

折騰歸折騰，總算能開生日會了，小朋友們都期待滿滿異常開心。而當父母的每天依然提心吊膽，希望在生日會前一周千萬不要有身邊的小朋友感染新冠病毒，否則被要求隔離，這生日



柏林漫言
余逾

會也只能取消。這樣的擔心是實實在在的，因為最近一個月來，學校已經有好幾宗學生或老師確診個案，一個班接一個班地被要求在家隔離上網課。這讓家長們都切身感受到了，德國日增五萬的殘酷數字，其實就真真切切發生在身邊。

就在女兒好友生日的頭一天，周五晚上，我們收到了學校的郵件，說女兒周三在學校所參加的「舞蹈拉伸」俱樂部裏有一位懷疑感染的同學，現在在等待PCR測試結果，再決定是否所有俱樂部小孩需要從周日開始隔離。

我把這個事情告訴女兒，並且告訴她可能不能去參加生日會了，她雖然很無奈，但也「接受了現實」。我同時也通知了女兒好友的媽媽，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等女兒周六早上新冠測試結果出來再說。如果是陰性，她便有周四和周六兩次連續的陰性結果，感染概率極小，便可以參加生日會。

總算，女兒如期參加了好友的生日會。最後學校也發來通知，說是「虛驚一場」，經過PCR測試確認，那位同學並未感染。

正常的日子裏，覺得舉辦一場生日會無非就是累並快樂着，忙碌也開心。然而新冠時期的生日會，感覺像走鋼絲，提心吊膽，不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夠成功舉行。

從來沒想過用「來之不易」來形容小孩的生日會。當看到一群快樂又純真的笑臉，聽到稚嫩的童聲唱起生日歌，感覺整個天空彷彿都明亮起來；被疫情圍繞的陰霾也瞬間煙消雲散，覺得一切都值了。



飲饌短歌
吃吃君
IG:mrchichi1988

五月聽食界前輩謝馮薇女士說，置地唐人館去年來了位新的廚長，會做外省菜，甚至還會做香港難覓的甜水麵。唐人館的定位是以粵菜為主，兼顧全國各地菜系，先前做得並不突出，我一直很少去；但一聽甜水麵三字便決定要重訪了。於是謝女士組局，廚長的功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後帶着朋友又去了好幾次。

甜水麵對於本地食客而言非常陌生，亦不在唐人館日常餐牌上，但舉凡去過成都的就該吃過這碗甜辣鮮香的勁道麵條。想起十多年前初訪成都，好友帶我們去文殊院的洞子口張老二涼粉，看家涼粉我們沒吃，就吃了一碗名氣最大的甜水麵。複製甜醬、紅油、蒜蓉、芝麻醬和花生混合而成的味覺體驗，令人一吃難忘；勁道的粗麵更是獨樹一幟。成都千變萬化小吃中，這口甜水麵可是我的「白月光」——出了成都再難吃到，在香港就更別想了。

第一次在唐人館吃甜水麵便有驚喜，其呈現自然不會和張老二一樣粗獷，但味道卻很正。廚師長張嘉裕出來打招呼，一聊才知道他的中餐底子雖是粵菜，但在內地工作超過十年，天南地北的工作經歷和對各地美食

唐人館的甜水麵及其他

的好奇，讓他掌握了許多地方菜式。他的求知欲是推動他不停探索和推陳出新的動力所在。

甜水麵的麵條是他手擀的，因香港買不到這種「男子漢」（成都人對甜水麵的調侃稱呼）粗麵；而裏面的紅油、複製甜醬皆需親自製作。複製甜醬類似粵菜滷水，需香葉、桂皮、八角、草果等香料，配以紅糖、生抽和老抽燒煮而成。說來簡單，但調味比例不是一次即可掌握的，這一定是反覆調整的功效。

除了甜水麵，張師傅還做官賓燃麵，香辣惹味又平衡。而北方（秦嶺淮河以北為地理與文化意義上的北方）的麵食也不在話下，例如岐山臊子麵，他的臊子炒得正，油脂恰當、酸辣得體；酸湯調得更將一眾本港陝西館子都比下去，一解我對陝西麵食的思念。

白案既出彩，紅案也頗有驚喜。比如改良版的豆花魚，從麻辣變成了甜辣，增加了食趣又照顧到本地食客吃辣能力的參差。

廚長還思考如何將各地烹飪技法與粵菜融合，其中招牌的就是麻辣炸子雞。此菜靈感源於粵菜炸子雞和江湖川菜辣子雞丁。廚長用廣式脆皮水風乾整雞，以川式紅油來淋炸，最後的出品皮脆肉嫩、麻辣鮮香，可謂川粵合流。而隨雞附贈的辣燴雞雜亦是伴飯利器。



甜水麵（上）及麻辣炸子雞。



作者供圖

東西南北中各地特色都能在張師傅這裏得到體現。深秋時節，蟹粉菜自然不能缺席。他的蟹粉小籠包不按套路出牌，竟將蟹粉小籠包放在蟹粉中，裏外都是蟹粉，滿足食客對蟹粉的欲望。

雖然廚長的思路天馬行空，但粵菜的底子十分扎實。比如三十年老陳皮菊花膠燴蛇羹這種正統粵菜，潤滑鮮美去離肺。這份收放自如，亦是我十分欣賞的。

不過下次去置地唐人館，我還想繼續給他出題，看看他尚能帶來哪些天南地北的驚喜。

「告別劏房」辯論會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鳳凰衛視《時事辯論會》節目停播幾年之後，該電視台近日推出《告別劏房大辯論》專題節目，每周一集邀請六名嘉賓參加辯論，出席的嘉賓包括新界原居民代表、土地規劃專家、學者、議員、環保人士、政黨人士、業界代表、社區青年、時事評論員等，還有一些現場觀眾也有機會發表意見，形式有點像該電視台另一個王牌節目《一虎一席談》，我參加其中兩集辯論，包括明天播出的最後一集，我在兩集節目中都站在「反方」，就是不贊成現階段利用郊野公園的土地建屋，至於綠化帶是否應該開發，就不應一刀切，一些綠化帶實際上已經變成荒地，性質已變，用途不能一成不變。

電視辯論時間有限，感覺言猶未盡。劏房現象是香港的悲哀，是一種不道德，告別劏房時不我待，但告別劏房不僅基於道德層面，更需要政治智慧和擔當，告別劏房關鍵問題不是沒有土地，而是要用哪些土地建房，以及如何將這些土地變成房屋。

的而且確，郊野公園和綠化地面積佔全港土地面積大約四成，這個比例確實有點大，將其中一小部分，例如百分之二用來建屋，可以大大緩解香港土地供應短缺問題，但實際上，除了郊野公園，還有廢棄的棕地、荒廢的農地、已經沒有水的「濕地」，還有祖堂地、丁屋地等，當然還可以填海。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議修例降低祖堂地開發的門檻，由現行需要百分之百持份者同意，降至百分之八十左右，出席辯論會的新界居民代表都表示支持，甚至認為可再降低至百分之七十，僅此一項即可



住房問題長期困擾香港社會。

資料圖片

釋放二千四百公頃土地。有原居民代表說，他們願意以一元代價捐出一幅村地給政府建老人院或青年宿舍，以事實證明村民有誠意，願意在土地問題上配合政府建設北部都會區計劃。至於丁屋改丁廈的建議，坊間已提出多時，廢棄棕地農地的開發，坊間也有不少建設性意見。當然，不同於郊野公園是政府擁有，棕地農地祖堂地的業權則在私人手上，這些土地能否開發，最關鍵的因素是利益。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只要合理，總有辦法解決。

辯論會上有人提出，劏房戶水深火熱，年輕人要上樓不能再等，政府覓地應該「飢不擇食」，愈快愈好。香港在房屋問題上浪費和虛耗了很多時間，是不爭的事實。但實際上，無論支持利用郊野公園土地，還是發展廢棄的棕地農地，以及祖堂地等，都需要面對繁複的法律和行政程序，難度都不容低估。與其「飢不擇食」將所有可用土地放進一個籠筐，倒不如急劏房戶之急，設法在短時間內增加更多過渡性房屋，另一方面對不同的可開發土地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選擇，只要特區政府拿出擔當

和勇氣，與土地相關持份者進行商討，在未來新一屆立法會上尋求各方支持，爭取合作共贏，辦法總比困難多。事實上，參加辯論會不同背景的嘉賓在節目中擦出不少火花，提出不少真知灼見。

至於利用郊野公園土地建房，應該列為最後考慮，原因只有一個，郊野公園是所有香港市民的共同財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香港，無論你是否喜歡行山遠足，無論你是否支持環保，無論你住劏房還是住豪宅，郊野公園帶來的綠色減排效應，每一個香港人都是受害者，我們應當珍惜和保護好這份共同財富，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也能繼續受惠。當地球村所有人都在想盡辦法減少碳排放，都在為實現一點五攝氏度的目標絞盡腦汁，都在千方百計提倡和追求綠色生活，如果香港卻在這個時候將郊野公園的部分土地用來建房，不是因為沒有其他土地，沒有其他選擇，而是因為郊野公園面積太大，因為郊野公園土地屬於政府擁有，不必與私人土地擁有者去討價還價等等，這是不是也算一種短視？

貓咪的新裝



市井萬象

近日，中環石板街已經瀰漫着濃烈的聖誕氣氛，不少市民前往挑選聖誕節裝置和服飾，甚至給寵物也換上聖誕節新裝。

香港中通社



黃袍加身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黃金不但是一種「硬通貨」，而且也是一種權力、榮譽、地位的代表。到了唐太宗，開始把黃金神秘化、皇家化、國家化。

唐王朝的官制，除皇室之外，金黃色是「忌色」。唐之最大的官員也只能着紫袍繫紫帶，只有唐太宗着繡九龍的黃金帝王冊，繫金印、着金甲、懸金弓、掛金劍、立金冊、戴金冠、住金殿、鋪的、蓋的、用的、看的全是金，滿堂金黃色，連地上鋪的磚也稱「金磚」。皇宮用的瓦是金瓦，宮門雖然塗成朱紅色，但門上的門釘都必須是鍍金的，鋪首椒圖，都是純金的，荷花缸是鍍金的，蹲在宮門口的麒麟獅子也都鍍過金。

皇家的世界是金世界，金盒、金牌、金碗、金盞、金盅、金壺、金鐘、金擺飾、金掛飾、金花插在花瓶中，黃金的招財樹，純金的指甲套，鑲嵌名珠名玉的金首飾，栩栩如生的金鳳凰，黃金的雙獅滾繡球，純金的各種各樣的禮盒、禮匣，在河北保定滿城漢墓中出土的金醫針，連皇帝用的馬桶也是包金的。皇帝所

用從頭到腳，且極所及，身之所至，全是黃金的，不是太陽照耀，是黃金光照，金光燦燦。皇帝設宴，全套餐具皆赤金鑿花鑿花餐具，滿席金光。乾隆有一金杯，二十兩黃金打造，正珠大小十一顆，紅寶石大小九塊，藍寶石十二塊，夔龍耳，象頭三足。同治皇帝在大婚宴上用的茶杯，純金鑿花雙喜圓壽，口徑九點六厘米，底徑五點二厘米，高五點六厘米，捶揲成型，工藝絕世。

皇子出生三天後，要在金盆中洗澡，要掛金鎖，是公主要臂戴金釧，金枝玉葉，一樣不缺少。帝王穿的「龍袍」上面是純金絲繡的九龍，連衣服上的鈕扣都是純金打造的。

中國黃金文化源遠流長。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戰國黃金盞、黃金漏匙，證明在戰國時期一個諸侯就餐時已然金滿桌。到唐王朝皇帝尤其重飲酒，「莫使金樽空對月」，李白浪漫詩篇不足為信，但此金樽確實有，據陝西出土的八棱金杯，高六點四厘米，口徑七點二厘米，重三百八十克，而且還

是鑿金伎樂紋的，棱上還有聯珠裝飾。珠寶玉器，金光燦燦。

金黃色從此唯皇家用，一件普普通通的布馬褂，只因為是金黃色的綢緞所做，皇帝所賜，無論文武將見之必雙膝跪倒，以頭磕地。

中國歷史上後漢統兵大將郭威，率大軍西去抗遼，走到澶州後，將士兵變，擁立郭威為皇帝，一時找不到黃袍，就扯下軍中黃色戰旗，撕裂後披在郭威身上，三軍望黃而拜，高呼「萬歲」，政變成功。

歷史上最有名氣的是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公元九六〇年正月初一，時任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率全國禁軍前往北方邊境抵禦北漢和契丹軍隊的聯合入侵。軍隊走到離京城汴梁城北四十里遠的陳橋驛站時，軍隊發生兵變，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擁戴他政變，趙匡胤因為有了「黃袍加身」就名正言順地篡權，當了大宋王朝的開國

皇帝。中國的唐王朝對黃金最大的貢獻可能是把黃金夢連接上了宗教信仰，把黃金敬獻給釋迦牟尼。

公元六〇六年，唐高宗李治打開法門寺地宮，把佛舍利請到皇宮中供養。有史記載：「皇后舍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椁數有九重，雕鏤窮奇，於龍朔二年送法門寺石室掩之。」可見真實。

據一九八五年五月，在陝西臨潼慶山寺塔基出土的唐玄宗開元時期的金棺銀椁，金棺的正面浮雕一對護法的獅子，四周是用米珍珠黏製而成的一朵朵梅花。金棺蓋子上的蔓草花紋正中有顆紅光閃閃的貓眼石。銀椁正面有兩個漆金菩薩，中間有一對佛腳，兩側分別有五個鍍金人，專指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

發展到明朝，金佛、金身佛像隨着佛教的傳播，已經走出皇室，深入民間。

（「黃金夢」之六，標題為編者加）